

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〇號註冊執照

蔡東藩著

南北史通俗演義

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

第三冊

(15)

821

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〇號註冊執照

蔡東藩著

南北史通俗演義

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

第四冊

(16)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(改版後)四版

南北史通俗演義

全書
四册

定價大洋四元

外埠
酌加
郵費



著 作 人 蔡 東 藩

校 勘 者 通 俗 圖 書 刊 行 社

發 行 人 徐 寶 魯

印 刷 所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

總 發 行 所 上 海 三 馬 路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

分 發 行 所 北 平 漢 口 廣 州 永 通 街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

第五十一回 戰韓陵破滅子弟軍 入洛宮淫烝大小后

却說高歡自信都發兵，出禦爾朱氏各軍。因聞爾朱勢盛，頗費躊躇。參軍竇泰勸歡用反間計，使爾朱氏自相猜貳。然後可圖。歡乃密遣說客分途造謠，或云世隆兄弟陰謀殺兆，或云兆與歡已經通謀，將殺仲遠等人。兆因世隆等擅廢元暉，已有貳心，至是得着謠傳，越發起疑。自率輕騎三百名，往偵仲遠。仲遠迎他入帳，他却手舞馬鞭，左右窺望。仲遠見他意態離奇，當然驚訝。彼此形色各異。兆不暇敘談，匆匆出帳，上馬竟去。確是相猜貳。仲遠遣斛斯椿賀拔勝追往曉諭，反爲所拘。仲遠大懼，卽與度律引兵南奔。狼狽虎怕狼，結果是同歸於盡。

兆既執住椿勝，怒目叱勝道：「汝有三大罪，應該處死。一勝問何罪？兆厲聲道：『汝殺衛可孤，罪一；衛可孤爲汝陵將，與兆何與？兆乃非爲勝罪，一何可笑？』」天柱薨逝，爾不與世隆等同來，反東擊仲遠，罪二；殺可孤事見四十六回，擊仲遠事見四

十回。我早欲殺汝，汝尚有何言？一勝抗言道：「可孤乃是賊黨，勝父子爲國誅賊，本有大功，怎得爲罪？天柱被戮，是以君誅臣，勝當時知有朝廷，不暇顧王，今強寇密邇，骨肉構隙，不能安內，怎能禦外？勝不畏死，畏死不來，但恐大王未免失策囉。」兆聞勝言，恰是有理，倒也不欲下手，再經斛斯椿婉言勸解，乃釋二人使歸，自待高歡斷殺。

歡尚恐衆寡不敵，更問段榮子韶。韶答道：「爾朱氏上弑天子，中屠公卿，下虐百姓，王以順討逆，如湯沃雪，怕他甚麼？」歡又道：「若無天命，終難濟事。」韶申說道：「爾朱暴亂，人心已去，天從人願，何畏何疑？」歡乃進至廣阿，與兆一場鏖戰，果然兆軍皆潰。兆亦遁走，俘得甲士五千餘人，隨卽引兵攻鄴。

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，相持過年。歡掘通地道，縱火焚城，城乃陷沒。劉誕受擒，歡授楊愔爲行臺右丞，卽令信表達新主元朗，迎入鄴城。朗至鄴後，進歡爲柱國大將軍，兼職太師。歡子澄爲驃騎大將軍。

爾朱世隆聞歡得鄴城，當然憂懼，急忙卑辭厚禮，向兆通誠，與約會師攻鄴。並請魏主恭納兆女爲后，兆乃心喜，更與天光度律，申立誓約，復相親睦。斛斯椿與賀拔勝自兆處釋歸，仍入爾朱軍。椿密語勝道：「天下皆怨恨爾朱，我輩若再爲所用，恐要與他同盡了，不如倒戈爲是。」勝答道：「天光與兆各據一方，去惡不盡，必爲後患，如何是好？」椿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！看我設法便了。」妙有含著遂入見世隆，勸他速邀天光等，共討高歡。世隆自然聽從，立卽遣人徵召天光。

天光意存觀望，延不發兵。斛斯椿自願西往，兼程入關，進見天光道：「高歡作亂，非王不能平定，王難道坐視不成？高氏得志，王勢必孤，唇亡齒寒，便在今日。」天光瞿然道：「我亦正思東出哩。」一時賀拔勝爲雍州刺史，天光召與熟商。岳獻議道：「王家跨據三方，士馬強盛，料非高歡所能敵，誠使戮力同心，往無不勝。今爲王計，莫若自鎮關中，固守根本，分遣銳卒，與衆軍合勢，庶進可破敵，退可自全。」若用岳言，天光何致速死？天光頗欲從岳，偏斛斯椿力請自行，乃留弟爾朱顯壽守長安，自引兵赴鄴城。椿卽返報世隆，世隆亟檄兆與仲遠兩軍，同會天光，又遣度律自洛往會。於是四路爾朱軍，陸續到鄴，衆號二十萬，列着汜水兩岸，紮滿營壘，如火如荼。返跌下文。

高歡盡起徒衆，步兵不滿三萬人，騎兵不過二千。此時既遇大敵，只好一齊調出，往屯紫陌。時封隆之已升任吏部尚書，留使守鄴，歡親出督師。高敖曹進官都督，也率里人王桃湯等三千人從歡。歡見敖曹部曲統係漢人，恐未足濟事，欲分鮮卑兵千餘人，接濟敖曹。敖曹道：「兵與將貴相熟習，鮮卑兵素不相統，若屬雜舊部，適起爭端，反足礙事，不如各專責成爲是。」我亦云然。歡乃罷議，便在韓陵山下，設一圓陣，後面用牛驢連繫，自塞歸路，以示必死。爾朱兆出營布陣，召歡答話，問歡何故背誓。歡應聲道：「我與汝前曾立誓，共輔帝室，今天子何在？」兆答道：「永安枉害天柱，我出兵報讎，何必多議！」歡又道：「君要臣死，不得不死，况天柱未嘗不思叛君，罪亦應誅，何足言報。今日與汝義絕了！」說着卽擂鼓開戰。歡自將中軍，高敖曹將左軍，歡從父弟岳將右軍，各奮力向前，拚死決鬪。兆

爲前驅，天光度律爲左右翼，仲遠爲後應，使着兵多將衆，包抄過來，恰是利害得很，且專向中軍殺入，意欲取歡。歡雖督衆死戰，怎奈敵勢兇猛，實在招架不住，前隊多被殺傷，後隊未免散走。高岳高敖曹兩軍，未曾吃緊，岳遂抽出五百銳騎，直衝爾朱兆，敖曹亦率健騎千人，橫擊爾朱左右翼。別將斛律敦收集散卒，繞出敵軍後面，攻擊仲遠。爾朱各軍，各自受敵，使皆駭奔。歡見他陣勢分崩，麾衆皆進，大破爾朱軍，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解甲降歡。兆知不可敵，對着慕容紹宗，撫膺太息道：「不用公言，乃竟至此！」說着便驅馬西走。勇而事謀，實是無用。還虧紹宗返旗鳴角，收拾潰兵，始得成軍退去。仲遠亦奔往東郡，度律天光逃向洛陽。

都督斛斯椿，語別將賈顯度，顯智道：「爾朱盡敗，勢難再振，今不先執爾朱氏，我輩將無噍類了。」乃夜至桑下立盟，倍道先還，入據河橋，把爾朱氏的私黨，併捕戮度律天光，聞變，整兵往攻，適值大雨傾盆，士卒四散，兩人只率數十騎，拖泥帶水，向西竄去。斛斯椿遣兵追捕，捉住度律天光，解至河橋，再由賈顯智等入襲世隆，也是馬到擒來。爾朱彥伯入直禁中，聞難出走，同爲所執，與世隆牽至閭闔門外，梟了首級，送往高歡，就是度律天光兩人，雖尚未死，也被械送入鄴，歸歡處治。歡將二人暫繫鄴城。

魏主恭使中書舍人盧辯，賁救勞歡。歡使見新主元朗，辯抗辭不從。歡不能奪志，遣令還洛。爾朱部將侯景，本與歡並起朔方，輾轉投入爾朱軍，至是仍奔鄴，依歡。不略侯景，爲下文伏案。還有雍州刺史賀拔岳，聞天光失敗，亦生變志，商諸征西將軍宇文泰。泰爲征西將軍，見四一九回。泰勸岳徑襲長安，並爲岳至秦州，誘約刺史侯莫陳悅，一同會師，直抵長安城下。長安留守爾朱顯壽，見上，猝聞敵至，一些兒沒有防備，只好棄城東走。泰等追至華陰，得將顯壽擒住，送與高歡。歡令岳爲關西大行臺，泰爲行臺左丞，領府司馬。嗣是泰在岳麾下，事無鉅細，悉歸參贊。這且待後再表。

且說高歡奉主元朗，自鄴城出發，將向洛陽。行至邙山，又復變計，密與右僕射魏蘭根商議，謂新主元朗，究係

疏族，不如仍奉戴元恭。蘭根道：「且使人入洛覘視，果可奉立，再決未遲。」歡即使蘭根往觀。及蘭根返報，主張廢恭。看官道：「何因？原來魏主恭丰姿英挺，蘭根恐他將來難制，所以不欲奉戴。歡召聚百官，問所宜立，太僕恭母儁稱恭賢明，宜主社稷。黃門侍郎崔懷作色道：「必欲推立賢明，當今莫若高王。廣陵本爲逆胡所立，怎得尙稱天子？若從儁言，是我軍到此，也不得爲義舉了！」好一隻高家狗。歡乃留朗居河陽，自率數千騎入洛都。

魏主恭出宮宣慰，由歡指示軍士，露刀四逼，竟將魏主恭擁入崇訓寺中，把他鋼住。自己仗劍入宮，擬往殺爾朱二后。

小子前曾敘過，魏主子攸，納爾朱榮女爲后。魏主恭復納爾朱兆女爲后，當時宮中有大爾朱后、小爾朱后的稱呼。爾朱兆入洛時，嘗污辱嬪御妃主，只因大爾朱后爲從妹，當然不好侵犯，仍令安居。至廣陵王恭入嗣，大爾朱后尙留宮內，未曾徙出。旣而兆女爲后，與大爾朱后有姑姪誼，彼此素來熟識，更兼親上加親，格外和好，不願相離。偏偏高歡發難，把爾朱氏掃得精光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單剩姑母姪女，在宮傍徨，相對歎歎。總敘數語，貫串前後。不料魏主恭又被劫去，累得這位小爾朱后，越加驚駭，忙至大爾朱后宮寢中，泣敘悲懷，不勝悽惋。大爾朱后亦觸動愁腸，潸然淚下。

正在彼此嗚咽的時候，忽有宮人奔入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高王來了！」這語未畢，小爾朱后已赫做一團，面無人色。還是大爾朱后芳齡較長，究竟有些閱歷，反收了淚珠兒，端坐榻上。纔經片刻，果見高歡仗劍進來。大爾朱后不待開口，便正色詰問道：「你莫非是賀六渾麼？我父一手提拔，使汝富貴，汝奈何恩將讎報，殺死我伯叔兄弟？今又來此，難道尙欲殺我姑姪不成！」歡見他柳眉聳翠，杏靨歛紅，秀麗中現出一種威厲氣象，不由的可畏可慕。旁顧小爾朱后，又是顫動嬌軀，別具一種可憐情狀。當下把一腔怒氣，化爲烏有，惟對着大爾朱后道：「一下官怎敢忘德，當與卿等共圖富貴。」不呼后而呼卿，意在言中。語畢，仍呼宮人等好生侍奉，不得違慢。隨即趨出，派兵保護宮禁。

不得損及一草一木，違令處死。

當下與將佐議及廢立事宜，將佐等不發一言，歡獨說道：「孝文帝爲一代賢君，怎可無後！現只有汝南王悅，尚在江南，不如遣人迎還，使承大業。」將佐等唯唯如命，乃即派使南下迎悅。舍近就遠，究爲何意？看官試問下文。

解斯椿私語賀拔勝道：「今天下事在爾我兩人，若不先制人，將爲人制。現在高歡初至，正好趁勢下手，除絕後患。」勝勸阻道：「彼正立功當世，如欲加害，未免不祥。」椿尚未以爲然。嗣與勝同宿數宵，勝再三諫止，椿乃不行。

那高歡借迎悅爲名，樂得安居洛都，頤指氣使，享受一兩月的尊榮。就中有一段歡娛情事，也得稱願，真是心滿意足，任所欲爲。天不厭亂，故淫人得以逞志。原來歡本好色，前娶婁氏爲妻，却是聰明伶俐，才貌雙全，所以伉儷情深，事必與議，女子好時無十年，免不得華色漸衰，木鑿歡慾。歡娶婁氏，見四十四回。歡又屢出從軍，做了一個曠夫，見有姿色婦女，當然垂涎。不過位置未高，尚是矜持禮法，沽譽釣名。到了戰敗爾朱，攻入鄴城，威望已經遠播，遂不顧名義，漸露驕淫。相州長史游京之，有女甚艷，爲歡所聞，即欲納爲妾媵。京之不允，歡令軍士入京之家，硬將京之女搶來，迫令侍寢。一介弱女，如何抗拒，只得委身聽命，供他受用。京之活活氣死。

及歡自鄴入洛，本意是欲斬草除根，殺斃爾朱二后。嗣見二后容貌，就是可人，便將殺心變作淫心。每日着人間候，加意奉承。後來漸漸入穀，索性留宿宮中。大爾朱后原沒甚氣節，既做了肅宗謂的妃嬪，復改醮莊宗子攸，冊爲皇后，此時何不可轉耦高歡？而且高歡見了大爾朱后，把平時雄糾糾的氣象，一齊銷鎔，口口聲聲自稱下官，我卿卿誓不薄倖。大爾朱后隨遇而安，就甘心將玉骨冰肌，贈與老奴。小爾朱后也是個水性楊花，便跟了這位姑母娘，一淘兒追歡取樂。再經高歡是個偉男子，龍馬精神，一夕能御數女，兼收並蓄，游刃有餘，於是大小爾朱后，又俱做了高王爺的並頭蓮。爾朱氏真是出醜。高歡一箭雙鵰，快樂可知。

光陰似箭，倏忽兼旬，汝南王悅已自江南至洛。歡又不願推立，說他素好男色，不禮妃妾，性情狂暴，及今未後，不堪繼承大統，乃另求孝文嫡派，奉爲魏主。

是時魏宗諸王，多半逃匿，獨孝文孫平陽王修，爲廣平王懷第三子，匿居田舍，竟被訪着。歡使斛斯椿往見。椿知員外散騎侍郎王思政，爲修所親，乃特邀與同行，見修行禮，說明來意。修不禁色變，問思政道：「得毋賣我否？」思政答了一個不字。修又問道：「可保得定麼？」思政又道：「變態百端，未見得一定可保哩！」確是真言斛斯椿在旁，却爲歡表誠，謂無他意。修支吾不決，椿即返報高歡。

歡便遣四百騎迎修入都，相見帳下，涕泣陳情。修自言寡德，歡再拜固請，修亦答拜。當下進湯沐，出御服，請修裝束停當，徹夜嚴警。詰旦，命百官入謁，由斛斯椿奉表勸進。修令思政取表，瞧閱一周，顧語思政道：「今日不得不稱朕了！」歡又遣人至河陽，迫元朗作禪位書，持入示修。一面築壇東郭，出郊祭天，還御太極殿，受羣臣朝賀。

禮畢，升闔闔門，下詔大赦，改元太昌。命高歡爲大丞相，天柱大將軍，太師，世襲定州刺史。歡子澄，加侍中，開府儀同三司。從前爾朱黨中的侍中司馬子如，與廣州刺史韓賢，與歡有舊，所以子如雖已出刺南岐州，仍由歡召回，委充大行臺尚書，參軍國事。韓賢任職如故，餘如爾朱氏所除官爵，一概削奪。另派前御史中尉樊子鵠，兼尚書左僕射，爲東南道大行臺，與徐州刺史杜德，往追爾朱仲遠。仲遠已竄往梁境，尋即病死，乃命樊杜等移攻譙城。

譙郡曾爲魏所據，梁主衍特遣降王元樹，乘魏內亂，佔奪譙郡。樹爲魏成陽王禧第三子，因父罪奔梁，受封鄴王。禧被誅事見四十一回此時踞住譙城，屢擾魏境。魏因遣樊杜二將往攻。元樹堅守不下，樊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，入城游說，勸以無忘祖國。樹乃願棄城南還。安期返報子鵠，子鵠作爲允諾，誘令出城，殺白馬爲盟。誓言未畢，那杜德竟麾兵圍樹，把樹擒送洛陽，迫令自盡。子鵠等便即班師。已而杜德忽發狂病，喧呼元樹打我，至死猶不絕口，身上俱成青黑色。子鵠亦不得善終，冤冤相報，不爲無因。勸人莫做虧心事。

高歡因譙郡已平，擬卽還鎮，但尙慮賀拔岳雄踞關中，未免爲患，乃請調岳爲冀州刺史。魏主修當卽頒敕，敕使入關，與岳相見。岳卽欲單騎入朝，右丞薛孝通問岳道：「公何故輕往洛郡？」岳答道：「我不畏天子，但畏高王。」孝通道：「高王率鮮卑兵數千，破爾朱軍百萬，威勢烜赫，原是難敵，但人心究未盡服。爾朱兆雖已敗走，尙在并州，餘衆不下萬人。高王方內撫羣雄，外抗勁敵，自顧不暇，有甚麼工夫來爭關中？公倚山爲城，憑河爲帶，進可控山東，退可封函谷，奈何反甘爲人制呢？」岳矍然起座，握拳通手道：「君言甚是，我決不南行了一途，遣還敕使，並遂辭爲啓，覆奏朝廷。」

高歡亦無可如何，便整裝還鄴。先挈大小爾朱后出宮，派兵載歸，並訪得任城王妃馮氏，城陽王妃李氏，青年嫵媚，都生得國色天姿，不同凡響，當下遣兵劫至，不管他從與不從，一併帶回鄴中。也好算得及怨女。魏主修親自餞行，出城至乾脯山，三樽御酒，一鞭斜陽，這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高王，畢飲辭行，向東北去訖。魏主修也卽還宮。

過了旬日，鄴中解到爾朱度律及爾朱天光二犯，由魏主命卽正法，駢戮市曹。於是爾朱子弟，只剩一爾朱兆，由晉陽遁至秀容，負隅自固。高歡一再聲討，師出復止，直至次年正月，潛遣參軍竇泰，帶領精騎，日夜行三百里，直抵秀容，歡復率大軍繼進。兆正在庭中宴會，突聞歡軍馳至，倉皇驚走，當被竇泰追殺一陣，衆皆潰散。兆只挈數騎遁去，扒過赤洪嶺，竄入窮谷，見前後統是峭壁，幾乎無路可奔。兆下馬長嘯數聲，拔劍殺死乘馬，解帶懸樹，自縊林中。部將慕容紹宗，收衆降歡，歡厚待紹宗，并厚葬兆屍。并州告平，爾朱軍皆盡，惟爾朱榮子文暢，文略，由歡挈歸，仍給厚俸。看官，你道高歡果真不忘舊德，無非顧着大小爾朱面上，所以格外周全呢？小子有詩嘆道：

甘將玉體事仇讎，國母居然願抱襦。
雖是保家由二女，洛波難洗爾朱羞。
歡旣平兆，上書告捷。魏主當然優獎，歡反表辭天柱大將軍名號，是否得邀兪允，容待下回說明。

爾朱氏以二十萬衆，夾擊鄴城，高歡以三萬人禦之。衆寡懸殊，歡似有敗而無勝，乃韓陵一戰，勝負之數，反不如人所料。此非歡之能滅爾朱，實爾朱之自取覆亡也。天道喜謙而惡盈，如爾朱氏之所爲，驕盈極矣。雖欲不敗，烏得而不敢？智如曹操，猶燭於赤壁，強如苻堅，猶覆於彭城。況如爾朱氏者，而能不同就收亡耶？惟歡之驕恣，不亞爾朱，爾朱立暉而復廢，歡亦立朗而復廢，朗則俱無過可指，忽立忽廢，其道何在？借曰疏遠，則推立之始，胡不審慎？若是且入洛以後，舉大小爾朱，后而盡蒸之，二后雖亦無恥，爲爾朱家培一醜憾，然歡管臣事二主，奈何敢宣淫宮掖，去一爾朱，又生一爾朱，是又關於元魏之氣運，非僅在二族之興亡已也。

第五十二回

梁太子因憂去世

賀拔岳被賺喪身

却說魏主修接閱歡表，見他詞意誠懇，堅請辭去天柱名號，料知歡借鑒爾朱，不願有此稱呼，因卽優詔允許。惟魏主恭尚幽居崇訓寺，朗自河陽入都，受封爲安定王。嗣主修勢不相容，先議除恭，次議除朗。恭在寺中賦詩云：「朱門久可思，紫極非情翫。顛覆立可待，一年一易換。時運正如此，唯有修真觀。」這詩一傳，益觸時忌。卽由魏主修派遣心腹，導恭入門下外省，逼令服毒自盡。時年三十五，葬用殊禮。過了旬月，安定王朗亦被魃死，年祇二十。旣而又將東海王暉、汝南王悅，一併加害。總道是嫌疑盡去，當可高枕無憂，那知當時的大患，不在宗室，却在強藩。平白地殘害同宗，究竟有甚麼好處？爲魏主修下一定評。史家稱恭爲前廢帝，朗爲後廢帝，獨暉爲爾朱氏所立，稱帝不過三月，所以不入帝紀。至西魏，擯斥高歡，連元朗亦被削去，但追諡恭爲節閔帝，所以後人作北魏世系圖，僅列前廢帝恭，未及後廢帝朗。梳櫛詳明。

事已敍過，且說魏主修已經定位，所有宗室諸王，漸次還朝，詣闕進謁。淮陽王欣、趙郡王諶，俱係獻文帝弘孫，

爲魏主修從叔。欣係廣陵王羽子，誦係趙郡王幹子。南陽王寶炬，京兆王諡子清河王寶樹，清河王諡子俱係孝文帝宏孫，爲魏主修從兄弟。魏主修授欣爲太師，謀爲太保，寶炬爲太尉，竄爲驃騎大將軍，兼官司徒，侍中長孫稚爲太傅。追諡魏主子攸爲孝莊帝，葬宣武皇后胡氏，就是從前兩次臨朝的胡太后。胡太后被爾朱榮沈死，遺屍收殮雙靈寺中，至此乃得安葬，仍用后禮，加諡曰靈。補敘胡太后葬諡，筆不滲漏。又追尊皇考廣平王懷爲武穆帝，皇太妃馮氏爲武穆后，皇妣李氏爲皇太妃。迎丞相歡女高氏爲皇后，遣使納幣。

高歡時已徙居晉陽，特建大丞相府，坐鎮西北。朝使到了晉陽，由歡迎見，彼此乃是故交，握手言歡，很是親暱。看官道來，使爲誰？原來就是李元忠。見五十回。元忠曾隨歡入洛，留任太常卿，此次充納幣使，正是魏主修因事擇人。歡從容與宴，述及舊事，元忠連飲數巨觥，酒鬼作水上人，恰合身分。方笑語道：「昔日與王起義，却是轟轟烈烈，很有趣味，近來寂寞得很，無人過問，倒弄得鬱鬱寡歡了！」歡亦大笑，指示旁座道：「此人逼我起兵！」元忠戲言道：「若不令我爲侍中，當別求起義的地方！」歡亦戲應道：「一起義原無止境，但慮如此老翁，不可再遇！」元忠道：「正爲此老翁不可多得，所以不去。」說着，起座拈歡鬚，大笑不已。歡亦知他意誠，殷勤款待。元忠復坐下，酣飲直至夜靜更闌，方纔罷席。一住數日，大宴小宴，幾不勝計，乃迎歡女至洛陽，諷吉行册后禮。儀文隆備，龍鳳呈祥，不消細說。小子因魏亂迭起，梁尙太平，所以連敘魏事，幾把梁朝情事，擱起不提。此處不得不將梁廷要事，約略敘入，却是緊要。

梁主衍篡齊據國，已過了三十年，改元約有數次。天監十九年，改元普通，普通八年，改元大通，大通二年，又改元爲中大通。中大通元年以前，事已略見上文，就是圖洛納顓，功敗垂成。陳慶之狼狽奔還，也是中大通元年事。見四十八回。陳慶之爲南朝驍將，敗歸後不聞加譴，仍得任右衛將軍。平時嘗語散騎常侍朱异道：「我前謂大江以北，必無異人，那知到了洛陽，衣冠文物，幾非江東可及，纔知北朝實未可輕圖呢！」异正以經術邀寵，入參機密，梁

始自失，故特別提出。既聞慶之言論，便即轉告梁主，梁主乃稍戢雄心，不復北路。

是年冬季，妖賊僧強起亂北徐州，自稱天子，土豪蔡伯龍糾衆響應，竟將北徐州城佔去。還虧慶之出鎮北兗州，就近討賊，擒斬僧強、蔡伯龍，剋日肅清。先是慶之在洛，曾與蕭贊通書，勸令回國，贊即梁主次子豫章王綜，見四十六回。降魏後，得任職司徒，且尚魏主子攸姊壽陽公主。時方出鎮齊州，故慶之致書相勸，贊復答慶之，頗願南歸。

嗣因慶之奔歸，遂不果行。及爾朱發難，齊州歸附爾朱兆，贊走死陽平。梁人竊贊柩歸南，梁主衍尚葬以子禮，不意假子去世，真子也接踵而亡。而且還是一位賢明仁孝的儲君，竟致不祿，害得梁主衍晚年哭子，幾乎喪明。

梁主長子名統，即位初年，便立爲太子。見前文統幼年聰敏，三歲受孝經論語，五歲能徧誦五經，十餘歲盡通經義。又善評詩文，每出遊宴，祖道賦詩，動輒數十韻，隨口吟成，不勞思索。天監十四年，始行冠禮，梁主使省錄朝政，辨析詐謬，秋毫無眚。但徐令改正，未嘗糾彈一人。平斷刑獄，往往全宥，士民交稱爲仁慈，更且寬和容衆，喜怒不形好引才俊，不蓄聲伎。每遇霖雨積雪，必遣左右巡行閭巷，賑濟貧寒。平居在東宮坐起，面常西向，不敢敵尊。入朝必在五鼓以前，守待殿外，毫無倦容。至普通七年，生母丁貴嬪有疾，亟入宮侍奉，夜不解帶。貴嬪薨逝，水漿不入口，腰帶十圍，減削過半。梁主屢遣使戒諭，勸進飲食，統稍食饋粥，日止數合，不嘗兼味。至葬後始進麥粥一升。惟貴嬪葬後，有一道士操堪輿術，謂將來不利長子，宜預先厭禳，乃爲蠟鵝及諸物埋藏墓側。

宮監鮑邈之初，得太子親信，後忽見疎，進密白梁主，謂太子有厭禳事。梁主遣人發掘，果得鵝物，免不得驚疑交集，便欲付有司窮治。幸經右光祿大夫徐勉固諫，乃止誅道士，不問太子。道士欲爲太子厭禳，何不先自禳災，乃致輕生若此。

太子雖幸得無事，但終身引爲慚恨，悶悶不樂。到了中大通三年，竟生就一種絕症，病不能興。唯尚恐乃父增憂，奉敕慰問，尚力疾書啓，不假人手。既而疾篤，左右欲入白梁主，尚搖手戒止道：「奈何使至尊知我如此！」是僅得謂之小孝。未幾即歿，年纔三十一。梁主親幸東宮，臨哭盡哀，殮用袞冕，謚曰昭明。司徒左長史王筠奉敕爲哀冊文，詞

其悱惻，由小子節錄如下：

式載明兩，實惟少陽，既稱上嗣，且曰元良。儀天比峻，儼景騰光，奉祀延福，守器傳芳。容哲應期，旦暮斯在，外弘莊肅，內含和愷。識洞機深，量苞瀛海，立德不器，至功弗宰。寬綽宵心，溫恭成性，循時孝友，率由嚴敬。咸有種德，惠和齊聖，三善遞宣，萬國同慶。軒緯掩精，陰義弛極，纏哀在疚，殷憂銜恤。孺泣無時，蔬饋不溢，禋遵歲月，哀號未畢。實惟監撫，亦嗣郊禋，問安肅肅，視膳恂恂。金華玉藻，玄纁班輪，隆家幹國，主祭安民。光奉成務，萬機是理，矜慎庶獄，勤恤闡司。誠存隱惻，容無慍喜，殷勤博施，綢繆恩紀。爰初敬業，離經斷句，奠爵崇師，卑躬待傳。寧資導習，匪勞審讞，博約是司。時敏斯務，辯究空微，思探幾隨，馳神圖緯，研精爰畫。沈吟典禮，優游方冊，饜飫膏腴，含咀肴核。括囊流略，包舉藝文，遍該湘素，殫極邱墳。卷帙充積，儒墨區分，瞻河闡訓，望魯揚芬。吟咏性靈，豈惟薄技，屬詞婉約，緣情綺靡。字無點竄，筆不停紙，壯思泉流，清章雲委。總覽時才，網羅英茂，學窮優洽，辭歸繁富。或擅談叢，或稱文囿，四友推德，七子慙秀。望苑招賢，華池愛客，托乘同舟，連輿接席。摛文揆藻，飛觴汎醪，恩隆置醴，賞逾賜璧。微風遐被，盛業日新，神器非重，德輶易遵。澤流兆庶，福降百神，四方慕義，天下歸仁。雲物告徵，澍沴象星，埋恆魃，山頽朽壤。靈儀上賓，德音長往，具僚無廕，諮承安仰。嗚呼哀哉！皇情悼愍，切心纏痛，胤嗣長號，跼蹐增慟。慕結親游，悲動氓衆，憂若殄邦，懼同折棟。嗚呼哀哉！首夏司開，麥秋紀節，容衛徒警，善華委絕。書幌空張，談筵罷設，虛饋饒饌，孤燈翳翳。嗚呼哀哉！簡長請日，簾合龜貞，幽庭夙啓，玄宮獻成。式校齊列，文物增明，昔遊漳滏，賓從無聲。今歸郊郭，徒御相驚，嗚呼哀哉！音絳闕以遠徂，轡青門而徐轉，指馳道而詎前，望國都而不踐。陵修阪之威夷，迺平原之幽緬，驢蹠足以酸嘶，挽悽愴而流法。嗚呼哀哉！混哀音於蕭籟，變愁容於天日，雖夏木之森陰，返寒林之蕭瑟。既將反而復疑，如有求而遂失，謂天地其無心，遽永潛於容質。嗚呼哀哉！卽玄宮之漠漠，安神變之清闕，傳聲華於林觀，觀德業於徽謚。懸忠貞於日月，播鴻名於天地，惟小臣之紀言，實含毫而無媿。嗚呼哀哉！

自昭明太子薨逝，朝野惋愕。京師士女，奔走宮門，號泣滿路。就是四方氓庶，亦聞訃含哀。梁朝有此賢儲貳，偏不永年，這也未始非關係氣數哩。太子遺有文集二十卷，古今典語文言正序十卷，文章英華二十卷，文選三十卷，傳誦後世，推爲詞宗。太子有數男，長男名歡，已封華容公。梁主欲立爲太孫，歷久未決。嗣竟立第三子晉王綱爲太子，時議多以爲未順。侍郎周宏正嘗爲綱主簿，上牋諫綱，勸綱爲宋目夷曹子臧。俱春秋列國時人。綱不能從，孰不樂爲嗣君，無怪綱。已而梁主因人言未息，特進封歡爲豫章王，歡弟譽爲河東王，譽弟譽爲岳陽王，這且待後再表。

且說魏主修既納歡女爲后，歡權勢益隆，彷彿當年爾朱榮。斛斯椿在都輔政，受職侍中，本來是有意圖歡，至是與南陽王寶炬將軍元毗王思政等，屢加譏構，勸魏主預先戒備。中書舍人元士弼又劾歡受詔不敬，魏主懲爾朱覆轍也，覺動疑，遂用斛斯椿計，添置閣內都督部曲，約數百員，統由四方驍勇，募集充選。一面密結關西大行臺賀拔岳倚爲外援，又封賀拔勝爲荊州刺史，佯示疎忌，實建屏藩。

時高乾已入任侍中，兼官司空，因父喪解職，不預朝政。魏主修欲引爲己用，嘗召乾入華林園，特別賜宴。宴能與語道：「司空累世忠良，今日復建殊勳，雖與朕名爲君臣，義同兄弟，願申立盟約，歷久不渝。」乾莫明其妙，但答言道：「臣以身許國，何敢有貳！」魏主修定欲與盟，乾不便固辭，其申盟約。當時亦未嘗報歡。

嗣聞元士弼王思政等往來關西，情迹可疑，乃致書晉陽，密陳時事，歡得書後，即召乾至并州，面談一切。乾因勸歡逼魏禪位，歡用袖掩乾口道：「幸勿妄言，今當令司空復爲侍中便了！」歡此時尙無歹意。乾辭歡回洛，歡爲乾表請許乾復任，魏主不允。

乾知禍變將作，自願外調，再作書告歡，乞代求徐州刺史。歡再爲陳請，魏主乃授乾爲驃騎將軍，出刺徐州。乾尙未發，魏主聞乾漏泄機關，即傳詔與歡道：「乾即高乾子與朕私有盟約，今乃反覆兩端，令人不解！」歡未聞乾談及盟事也，疑乾暗中播弄，離間君臣，遂將乾前時密書，遣使呈入。魏主便召乾對責，乾勃然道：「陛下自有異圖，

乃斥臣爲反覆，欲加臣罪，何患無辭！臣死有知，尙幸無負莊帝！魏主竟敕令賜死，又遣敕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往殺乾弟敖曹。敖曹方鎮守冀州，聞乾死耗，急遣壯士伏住要路，得將紹業拘住，搜出詔敕，遂率十餘騎奔晉陽。敖曹首大哭道：「天子枉害司空，可悲可嘆！」汝亦未嘗無功。乃留敖曹居幕下，優待如初。敖曹次兄仲密，方爲光州刺史，亦由間道奔晉陽。

仲密名慎，因字著名，就是敖曹本名，也只是一品字。高氏兄弟三人，惟仲密頗通文史。乾與敖曹素來好勇，敖曹尤爲驍悍，少就外傳，便不遵師訓，專事馳騁。嘗言：「男兒當橫行天下，自取富貴，若徒端坐讀書，做一個老博士，有何益處？」乃父次同道：「此兒不滅吾族，當光大吾門。」嗣與兄乾四出劫掠，騷擾閭里。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爲妻，崔氏因乾強暴無行，當然不許。敖曹即引乾往劫，硬將崔女牽回，置諸村外，且促乾道：「何不行禮？」乾遂脅崔女交拜，野合而歸。實是強盜出身。既而乾頗改行，且係前中書令高允族姪，因得入仕。

歡自乾被戮後，纔知爲魏主所賣，悔恨交生，乃與魏主有隙，魏主修方信任賀拔岳，屢遣心腹入關，囑令謀歡。岳嘗使行臺郎馮景往晉陽，歡與景設盟，約與岳爲兄弟。景歸語岳，謂歡姦詐有餘，不宜輕信。府司馬宇文泰自請至晉陽偵歡，歡見泰狀貌非常，欲留爲己用。惴惴惴惴。泰固求覆命，歡乃遣還。泰料歡必後悔，兼程西行，馳抵關前，後面果有急足追至，他亟縱轡入關，關內守卒如林，那追來的晉陽急騎，只好回馬自去。

泰入語岳道：「高歡已欲篡魏，所憚惟公兄弟，侯莫陳悅等皆非所慮，公但先時密備，圖歡不難，今費也。」頭代北州部，後遂爲姓。騎士不下萬人，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，有勝兵三千餘名，靈州刺史曹泥，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，各擁部衆，未有所屬，公若移軍近隴，威愛兩施，即可收輯數部，作爲爪牙。又西撫氏羌北控沙塞，還軍長安，匡輔魏室，一高歡不足畏了！」岳聞言大喜，遂遣泰往詣洛陽，密陳情狀。魏主面加泰爲武衛將軍，仍令返報如約。尋即授岳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軍事，兼雍州刺史，並割心前血賜岳。岳因西出平涼，借牧馬爲名，招撫各部，斛拔彌俄突紇豆

陵伊利，及費也頭，萬俟受洛干，鐵勒斛律沙門等，相繼歸附，惟曹泥不服。

衆推宇文泰出鎮夏州。岳沈吟道：「宇文左丞，乃我左右手，怎可遣往？」繼思外此乏才，乃表請用泰爲夏州刺史。魏廷自然依議。泰奉敕赴夏州。

這消息傳到晉陽，高歡卽遣長史侯景，勸諭紇豆陵伊利，伊利不從。歡得景歸報，卽引兵襲擊伊利，把他擒歸。魏主聞信，馳詔責歡道：「伊利不侵不叛，爲國純臣，王無端襲取，且未嘗預報朝廷，究出何意？」歡含糊答覆，惟力圖賀拔岳。且恐秦州刺史侯莫陳悅，與岳連合，更覺可憂，右丞翟嵩入請道：「何不用反間計？」嵩願爲王效力，管教他自相屠滅。歡改髮爲喜，立遣嵩赴秦州，憑着三寸利舌，一說便妥。嵩馳還晉陽，報知高歡，安坐觀變。

賀拔岳因曹泥不服，正擬往討，特使都督趙貴至夏州，商決行止。泰說道：「曹泥孤城遠阻，未足爲憂。侯莫陳悅，貪詐無信，不可不防！」那知岳誤會泰言，反邀悅會師高平，一同討泥。悅欣然前來，與岳敘宴，兩下裏很投契，實是一真一假，心志不同。悅且願作前驅，先至河曲立營，俟岳引兵繼進，便邀他人帳，坐議軍事。談論未畢，悅僞稱腹痛，託辭如廁，岳毫不覺察，忽有一人趨至岳後，拔刀斫岳，那書的一聲，岳已身首分離，倒斃座下。看官欲知何人下手，乃是悅婿元洪景。

洪景既將岳殺斃，復出諭衆，只說是奉旨誅岳，不及他人。岳衆向無異言，悅却未敢招納，自率部衆還水洛城。岳屍被悅取去，由趙貴詣悅請屍，方許收葬。岳衆散走平涼，未得統帥。趙貴道：「宇文夏州英略蓋世，遠近歸心，若迎爲軍帥，無不濟事了！」都督杜朔周應聲贊成，遂由朔周馳至夏州，請泰還統岳軍。泰與將佐共議去留，大中大夫韓褒倡言道：「這乃大授，何必多疑！」泰點首道：「我意也是這般。悅既敢害我元帥，不乘勢直據平涼，反退屯水洛，可知他無能爲了。天下事難得易失，我當速往！」開口便勝悅一籌。當下與諸將共盟討悅。察得都督元進陰懷異謀，便叱出斬首。立率帳下輕騎，馳赴平涼，收集岳衆，爲岳舉哀。將士悲喜交集，無不如命。小子有詩咏道：